重庆科技报
2021年3月18日 星期四
主编:何军林 编辑:邓熙越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dbbkbjb@vip.sina.com

科普文学

折耳根

■黎杰

春讯一到,只消一夜微雨,折耳根的嫩芽便从田坎边阴湿处冒了出来,只闻得那股腥味,便知有折耳根了。拨开枯草或裂开的泥,便能寻之,顺其冒出的茎或一两片叶子,便能用茅草刀撬出胖乎乎的带有细须的根来。

折耳根,其叶窝若耳郭状,故得其名,又因其味若鱼腥,学名鱼腥草。在我老家,村人叫其猪鼻拱,也叫猪鼻孔,我不知其名从何得来,便猜想,是不是此菜在乡野里很贱,不受人待见,人不食,只留待猪拱呢?叫久了,便叫成了猪鼻孔了呢?不管是猪鼻拱,还是猪鼻孔,人们都知道,那是专指此菜了。后来走的地方多了,知道还有叫此菜为狗蝇草、狗贴耳、臭菜的,不同地方叫法不一致,但是折耳根的叫法似乎最普遍,没啥争议,就连我叫了一辈子猪鼻孔的八十多岁老母亲现都叫它折耳根了。

我一直把折耳根叫猪鼻孔,后来,这道菜堂而皇之登上城里人餐桌,我也不例外,偶尔也去市场选购一些回来凉拌着吃,一时间,仿佛吃了就没乡愁了,但是很怪,无论怎样,我在吃折耳根时,总感觉有一些腻口,觉得太腥,像吃生田螺一般,每次都吃得很勉强。为了增加吃食的雅性,后来,我努力想象和虚构,想把折耳根叫雅一点,我反复观察,见其叶表很绿,叶脉隐现褚红,叶背是真正赭红,菜秆是绿中带褚,加上此菜爱临水而生,又开白色花儿,远看犹如莲花状,我便自欺欺人地将猪鼻孔引申为猪鼻梁,猪鼻梁谐音为朱碧莲,对了,多雅的名儿,吃猪鼻孔就是吃莲花了,记得我还为此写过一篇小文,在一市报上发过,恐怕这世上只有我把折耳根叫为朱碧莲吧。

我在网上查阅过,折耳根其实有一个很漂亮很雅致的名字:蕺菜,但由于其字生僻,大家都弃之不用,而改叫这种最大众最通俗之名——折耳根。“蕺”字有一耳旁,造字时也因形而随了耳。蕺菜喜阴湿,喜肥沃,春天一到,气温转暖,蕺菜就迫不及待钻出泥土、石隙、杂草蓬,茂盛生长,到处都是,撬也撬不完。由于腥味重,过去人禽满村时,生猪群便趋之而拱。不过,现在折耳根让城里人吃金贵了,受礼遇了,也成为了一道好菜。

记得第一次吃折耳根时我还小,母亲种庄稼回家时顺便撬了一把折耳根回来,洗尽泥沙后掺进稀饭里煮,折耳根经此一煮,一搅和,就不见形状了,只留满锅腥味。母亲在饭里加盐巴、辣椒、姜、葱、蒜等调料,再加少许油,居然把那饭煮成奢侈的油稀饭,那味道特香,一家人喝得震天响,仿佛一村人都听得见。若干年后,母亲想再煮一顿折耳根油稀饭,我们却没能再吃出曾经的味道。从此我便记住了,折耳根是可以入饭的。

再次吃到折耳根是我读师范时,几个同学邀约去田坎边挖折耳根,我也去了,用竹篾提篼提回去,学校厨房的工人师傅拿出红油辣椒拌了,我们在厨房里围着灶头就着馒头吃,辣中带腥,腥中带咸,咸中带香,我从来没吃过如此喷香的折耳根,至今都记得并回味那情那景。

大爹的“桃事”

■廖天元

为了一个人,我和堂弟“反目成仇”了。我们在山坡上打了一架,周遭的桃树遭了殃,枝条被我们当作武器,桃花纷纷,像雪花飘零。当时,我只是有些好奇地问堂弟,“他”是不是大爹的种?堂弟居然勃然大怒,直接想一拳把我撂倒。

那个“他”,长了一张和大爹一模一样的脸。但“他”却把另一个人喊爹。

那个被“他”喊作爹的人,还经常跑到大爹家,叽叽咕咕一说就是半天。来的时候,手里夹着一杆烟枪。那杆烟枪,一头有铜制的烟头,油光发亮。吸嘴的地方,乌漆麻黑。他鼓起腮帮子狠狠地吸上一口,烟叶的“火线”明显亮了一下,烟雾便浓浓地冒了出来。

我怕那个人,主要是受不了叶子烟的气味。我们家和大爹家,瓦连瓦,墙对墙,他到大爹家,就是到我家,我惹不起也躲不起。一般的情况是,他一过来,大爹对他挺热情,忙着端凳子。而我的父亲,也会忙着招呼,何队长,你啷个恁么早!

本来我可以不去何队长面前晃,但控制不住好奇心,想凑近看看那个“他”到底像何队长还是像大爹。我告诉老爸我的发现:“村里那个人好像大爹啊!”父亲正在吃饭,端着的碗咣当一下就砸在桌上。一贯暴躁的父亲,突然一个耳光给我甩过来,你皮厚又需要松了!

我被打得发蒙。母亲拉起我,吼我,还不去读书,都快迟到了。

大爹于我,有点陌生而神秘。

别人都喊他书记,见到他一脸笑容恭恭敬敬,而后他们关上门,说上半天都不见出来。也有人怀里揣了东西。最后,我看见大爹黑着脸出来,把人送走。来的人讪讪地笑,不停地说着感谢。我和堂弟吹牛,说你爹好威风啊。堂弟趁着阳光翻开棉袄找虱子,不理我。我又问:“大爹今天又去哪里了?”弟弟说:“开会去了。”

我是见过大爹开会的。他一个人坐在正中,四方桌上摆着一个搪瓷盅盅,盅盅上有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大爹声如洪钟,他的嘴唇四周,不断有白色的泡沫涌现。下面的一群人,女的拿着鞋垫,垫着顶针,边听边纳。男的呢,打着蒲扇,半天才摇一下。

说实话,我很讨厌大爹。因为好几次,大爹劝母亲带头种桃树,后头差点骂起人来。

母亲极为委屈,也极为愤怒。母亲对大爹说,你作为家里的大哥,还是个当官的,不如一个外人,经常让自家人吃亏。父亲在一旁,既没帮着母亲,反而制止母亲不要说,这种胳膊肘往外拐的做法,让母亲更为恼怒。当然,站在父亲的角度,一面是他的亲哥,一面是他的妻子,怎么做都是错,里外都不是人。

种树是件好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爹的口才自然非凡,他三下五除二,就让母亲无言以对。母亲一听就急了,口不择言,说:“那你先让何家种!”

大爹脸突然一变,黑青着一张脸,进屋,摔门而去。父亲一看大事不好,大骂母亲,上来动手,两个人抱在一起打成一团。

村里陆陆续续有人种树,大爹先把自家山头的杂树去掉,组织几个人,趁着阳春三月,把苗子栽下。队长跟着他,一起挖窝子。我看见队长的额头,几颗豆大的汗珠。父亲也在,大爹笑着对父亲说:“你看看我会不会饿死,看看我的锅里煮不煮桃子。”父亲笑得极不自然。回去之后,借故又和母亲大吵一架。

第二年,大爹家的桃树就开花了。我上学放学的路上,看见一丛丛盛开的桃花,像女人涂抹的腮红,乡间顿时多了一份生机和灵性,少了许多灰暗和沧桑。但我听见有人在背后议论,说“花书记”板眼长。我回来给父亲报告,父亲说他们啥都不懂。我又看见乡上的人隔三岔五来找大爹,以为大爹出了事,父亲却说:“你就好好读你的书吧,还有你大爹让你写三个字,他准备把我们村叫作‘桃子堡’。”

等我真懂的时候,已人到中年。从城里到乡下,又从乡下到城里,经历脱贫攻坚,我才知道,大爹当年是多么的不容易,虽然村子最后依然叫廖家沟。我也知道了,当年大爹和队长一起修筑堰塘,垒夯石倒了下去,直接砸中了队长的要害,队长只有三个女儿,再无儿子,大爹愧疚不已,把家里的长子连哄带骗过继给了他。大爹病重快走的时候,我去探望,看到“他”也来了,在床头哭得像个孩子,他哭着喊:“爸,我不恨你。”

春天的缺口(外一首)

■谢子清

不管城市有多大
始终无法打开一道缺口
让春天破城而入
那些落户多年的桃花樱花
不管如何相互较劲
复制的只是春天的一方面
偶尔有一片草地
虽然颜色是应景的
但多少显得有些拘谨
只有走出城去
哪怕三四里也好
油菜花盛开得旁若无人
金黄无须涂脂抹粉
招蜂引蝶是水到渠成的事
借二两春风就能磨一把剪刀
轻易剪开燕子冰封已久的翅膀
剪开柳树沿河铺陈的心结
加上雷声报幕雨点开场
每一块新翻开的土地
都种着一个沉甸甸的季节

春天的侧面

城市蛊惑楼房和柏油马路
一次次越过防线
村庄带着土地节节败退
风干的乡愁负隅顽抗
在城乡接合部的田坎上
一片纯粹的油菜花
开得小心而谨慎
她们不主动迎接目光
不热情招呼蜜蜂与蝴蝶
就算风吹过来
晃动的裙摆也很矜持
她们害怕一时出尽风头
明年就会异地搬迁
但羞涩是短暂的
叶片上安营扎寨的雨水
花蕊里盘腿打坐的阳光
都会把春天的另一个侧面
暴露无遗

田野卫士

■三都河

稻飞虱二化螟茶毛虫又发现了新大陆
嗡嗡嗡叫着成建制地漫天飞来
但这次它们追逐的光明不再纵容它们的恶行
独特设计的太阳能捕虫器
将它们悉数一网打尽
风吹过雪峰山上的稻田茶林和菜园
稻花茶花和菜花鼓起了波澜壮阔的掌声
本业科技掌门人从江浙来到湘西
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以服务三农为本职使命
竭力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当好田野卫士
高效、专用、安全、智能、经济的
光电风捕虫新设备
一批又一批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
八十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和新型实用专利
一举把绿色发展的理念和成效
高高地举过了巍峨雪峰山的峰顶